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有天晚上散步,抬头忽见夜空半月,感觉甚美,为何从前的我无此体会呢?

从前的我爱满月,谁不爱圆满。但生活教会了我,圆满太罕见,“缺一点”是常态。且月满则亏,到达顶点意味着之后走的都是下坡路。半月之美还在其不确定性,当云飘走时,她会变丰满;有云来时,她则变得更瘦削。接下去几天她是往丰盈里走变成圆月,还是往苗条里走变成月牙,留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半月如人生行至半途,未来仍有改变的可能,遐想的空间。

从前的我唯有抬头赏月之心,往往低头看路,或看看运动手表上的步数配速心率。活在数据里,追求效率,把日程安排精确到小时,严格按日程表走。那时的我,哪有时间 and 心情看月亮?只有当我跌了跟头、碰了壁,领教了“欲速则不达”,学会放慢节奏后才有心看月亮。反思从前,“快”带给我什么呢?首先是疲惫,然后越是想迅速把事情解决越容易出纰漏,完成度不佳。后来我才明白“事缓则圆”,很多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,放一放、反而自然而然就解决了。

踩准节奏很重要。俗话说“起了个大早,赶了个晚集”就是没掌握好节奏,忙活半天收获甚微。一路高歌猛进、不懂迂回曲折,大刀阔斧地乱砍,终是把刀斧砍坏。找到自己的节奏还意味着不被他人带节奏。现在网上的

专家大V满天飞,他们的话听上去都很有道理。拿张雪峰指导家长给孩子报专业为例,如家长们听了他的意见后一蜂窝地去报那些好就业的专业,不难想象,此专业反而会变成竞争最激烈的赛道,学生毕业时会不会就业市场已饱和甚至过剩,找工作更难呢?

半月和半山腰的风景有相似之处。登顶的攀登者往往是被歌颂的英雄,他们的冒险故事被书写被拍成电影。但我也想点赞那些留在半山腰看风景的人,明白自己的能力所在,把风险控制可控范围内,何尝不是一种智慧!周围的几个朋友在面临职业晋升时都选择了“适可而止”,没有向前一步,因为向前的代价是要奔赴外地,和家人分居几年。权衡何者对自己更重要,毅然放弃更高的职位、更丰厚的薪酬,在慕强文化盛行的当下,在我看来更难能可贵。他们能舍去“更高、更强”的外在,保留“更合适、更自在”的内心。换作我们处于同样境地,不妨也问问自己,职位更高又如何,收入更多又如何?多问几个“又如何”,答案就不明而喻了。

欣赏半月,因为她是更常见的人间真实。现代人的疲惫感多源于追求成就感,但若追求真实感,找到自己的节奏感,想必会有更美丽的心情去欣赏更多的风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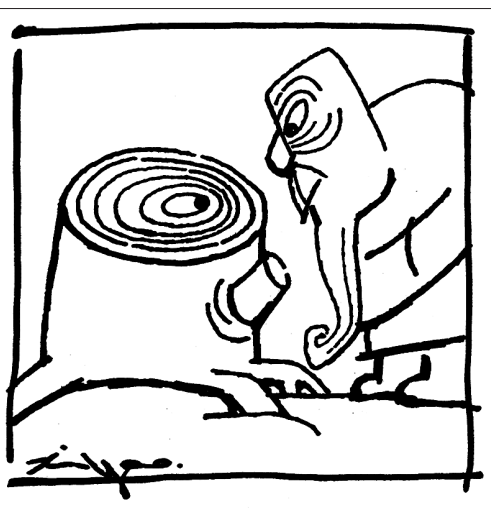
继庐亭位于灵岩山寺底部,为纪念印光法师而建,盖印光自号“继庐”也。亭内有妙真上人所写碑文,记录建成经过。我曾两次寻访。从未想到,那是一种力量,牵引着我。

先生的提议开启了我的寻根问祖之旅。那个酷暑,横亘错杂的山路,百转千回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想要放弃的

那一刻,冥冥之中的天意,我们邂逅了一位拄着手杖,慈眉善目,精神矍铄的老者。先生不经意地向老者询问,居然问对了人。老者自述是华师大教授,家住上海思南路。退休后,常年客居苏州,每天都在灵岩山寺与老友雅集。老者了解到我是继庐亭捐建者后人,正根据父亲偶然提起的线索,寻访它未果时,欣然提议带我们去。在不抱希望时,老者就似及时雨,把希望浇成了果实。

循着老者的指点,我们从一条岔道,一路往下走。远远地,老者指着一座庙门,告诉我们,那就是继庐亭。原来,它真的存在,原来它一直都在时光的深处。谢过老者,我情不自禁加快脚步。仿佛是一场梦,如今,它真真切切地伫立眼前。

亭内有明阳法师所题亭额“继庐亭”,亭外山墙柱旁,是叶恭绰书写的对联,联语:大路一条,到此齐心上;好山四面,归来另眼相看。亭内,我找到了妙真上人所写碑文,碑文上记录了继庐亭建成经过,清晰地镌刻着太爷爷和爷爷的功德和名字。小心翼翼地伸



郑辛遥
有些感悟藏在岁月中,不到年岁看不懂。

一颗睡着了糖

自行车穿梭在田间坎坷的小道上,麦子熟了,金色的麦浪随着车轮翻滚、跳跃。“突突突”,远处笨重的拖拉机车唤醒了原野的丰饶:地界里的蛙鸣,狗吠,河垄上的野鸡从灌木丛中扑将出来,奔跑的孩童,镰刀触碰到麦秸的清脆声……

这些丰收的景象只会让我骑得更快。读高中时,我在县城,离家二十公里,周末回来。每一次路过原野,都有不一样的收获。有时,她是青涩的一株株禾苗期盼着春天;有时,她是莞尔的,比肩

相较初见,再见继庐亭,已修缮一新。亭内洁净敞亮,不知为何,走进它,我一下子沉静下来。1941年,客居苏州的著名居士,我的太爷爷与灵岩山妙真和尚走到此,忽逢大雷雨,一时无处躲避。事后,太爷爷发心在此建亭,以方便行人。不久后病逝,托付爷爷建亭之事。1943年6月,亭子正式动工,中秋建成。这是独属的家族记忆。静静凝视碑文,回顾两次寻访的奇妙经历,原是有一种力量,那是情感的牵引!

情感的回应,永远是我们体验和理解人文景观的一部分。灵岩胜迹,到此齐心向上;山间寻“宗”,归来豁然开朗。一切细节,指向的是时间。脉脉然,凝望间。待到春和景明,波澜不惊……

三十四年前的一天,父亲为准备母亲即将到来的六十岁生日,对我随意地说了一句:“如果有一幅画就好了。”父亲看似随意,实为婉转的嘱托,我记在了心里。随后不久,一次在桐乡君匋艺术院参观,得到了院长钱君匋先生的热情款待,他陪我们一起观赏了展品,还特地安排我们进入藏品库房,近距离观看由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、小心翼翼地展开的一幅幅沈周、徐文长、八大山人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珍贵字画印章的真迹。那时钱老虽已是耄耋之年,但精神矍铄,待人谦和,蓦然间我想到了父亲的嘱托。

春熟登场的季节,正是小雀儿载飞载鸣的日子。

那些小雀,从瓦楞间,从茅草屋的檐下飞出来,落在电线上,树枝间,啾鸣不已。那声音是嫩嫩的,怯怯的。逮惯了鸟儿的孩童一瞧,知道是小雀。不仅因为身量小,还在于喙间的乳黄未脱,尾巴也短短的,像个才总角的小丫头。孩童装着在篱笆间撒尿,其实在窥视。

那多半是在大晴天,大气中弥漫着麦子、油菜成熟的乳香。雀儿的爸妈叽喳着上蹿下跳,可小雀们却不敢飞向田野,老半天呆在一个地方,不敢移动。睁着不更事的眼晴,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世界。爸妈在旁边唠叨:那竹斑点是狗猫,头上戴大红花的是公鸡,没心没肺叫着的是鸭,直立行走的是人。特别要提防猫,还有那个撒尿的少年。它们正惦着你们。小雀一脸懵懂。

看着小雀的淡定,孩童没耐心装了,跺脚作追逐驱赶状。雀儿家族一哄而起飞向高枝。可总有几只胆小的,受惊后忘记打开翅膀,一错愕跌落草丛。这正中孩童下怀。追逐一番后,小雀成了俘虏。被系上一根线,拖到东拖到西成了玩偶。一不留神被猫叼走,只剩那线和一截脚蹼。也有侥幸得脱者,拖着线儿缠在高枝上。爸妈见了,则不离不弃,一直陪伴,一直觅食喂养。别看小雀它小,可已有心性,不吃人的喂食。如果未能逃脱,宁肯被拖死饿死。对此,儿时的我,多有经历,以至于失去喂养的信心。

记得有一回掏得一窝小雀,五六只,羽毛未丰。因之前的经验,爷爷告诉我将笼子挂檐下,让其父母喂食。因为,记得爷爷养过小鸚鵡,居然养家,以至于放飞后晚上回来,还孵出几窝小鸚鵡。鸚鵡如鸽子,近人,喂食照吃,养家还会落到你肩上“咕咕”作讨食状。若能如此,岂不是好?那窝小雀被其父母喂养着,也许是习惯,以至于我投放的食物也吃。久而久之,黄口褪净成黛黑色。经过一个夏天,其父母辛苦无比。否则,它们还可以繁殖好几窝小雀,就因为为我,它们除了觅食,其余的时候就在旁,不仅是陪伴,还在做心

爷和我在给骡子铡草,爷爷用虎头铡切,我续草,曾祖母给。来福是一头马骡,在我们家多年,养得久了都熟习,“吭吭吭”地打着响鼻,用偌大的脑袋在曾祖母的后背上蹭,差点把曾祖母给掀翻了。谁都知道,它是想要曾祖母手中的青草。

爷爷护着曾祖母,拿一把草去抽来福的额头。曾祖母笑着转过身说,莫打莫打,来福还小呢。又摸了摸来福被抽打的地方说,来福啊,你亲我一下,我就给你一颗糖吃。这话刚说完,来福好像听懂了,用它狭长的脸在祖母脸上小心翼翼地蹭了一下。曾祖母笑了,抓了一把草喂给来福。转过来对我说,你看,咱这一大家子,老的老,小的小,都爱吃糖呢。

的红牡丹,几滴淡墨点蕊,如有暗香浮动。另有一枝含苞欲放的花蕾,依偎在旁,一眼望去,喜庆之感跃然纸上。画的右侧署款“琴芬夫人六秩大庆,丁卯二月君匋八十二作”,下铃:“钱君匋印”和“豫堂”白文印章。整幅画作汇集了钱老峻厉刚劲,独步书坛的汉简隶书;雄浑疏放,酣畅淋漓的画韵;洒脱飘逸,古雅清丽的篆刻。

母亲六十大寿那天,我将裱好的祝寿图,挂在家中醒目位置,吉祥祝福的红牡丹,增添了喜庆圆满的气氛。母亲虽不懂画,但她说,看着蓬勃盛开的牡丹,生机盎然的花蕾,有幸福美满、子孙绵

理辅导。还不时用坚硬的喙,啄四周的鸟笼。里面的小雀也学着样儿,里应外合,直啄得喙上鲜血殷殷。

麦收后种的矮脚黄稻也该开镰了,远眺黄澄澄的稻谷,雀们显得焦躁不安。爷爷说,放了吧!它们会回来的。其实爷爷在骗我。笼子打开后,它们头也不回地扑棱出去:天空是如此高远,田野是那样的广阔。我期待它们晚上能回来,可并没有。不过它们还生活在周围,在远处瞧那个囚了它们一个季节的笼子。虽然它们的少年时代,在笼中失去了自由,然而,也有收获,那就是比一般的小雀要成熟得多。知道世界充满了危险。

我已认得那几只雀儿,它们其实也认得我。闲暇时,它们来到石榴树上,竹竿上,看着空荡荡的鸟笼,啾啾个没完。却不像鸚鵡,再也没有进去过,不要说在里面孵小鸟了。但它们就在你附近,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,每天家长里短地唠叨着,过平常的日子。我对此心生敬意。俗话说:麻雀打雄,越老越凶。你别看它们小,它们敢于追打争食的鸽子,敢于对掏鸟窝的屁孩下粪蛋。有者为雀的尊严,不轻易依附于人。即便老死,也不

让人见着。你见到过一只老死的麻雀吗?遇到灾祸或不随心的事,它们只纠缠一阵,随后照样打逗、觅食。那不是健忘,而是有着开阔的胸怀,不打心里去。然而打心里去又能怎样?麻雀永远是麻雀。

夏日的傍晚,我驾车回老家。村口开阔的水泥路上,聚着上千只麻雀。一律的黄口,一律的总角。那都是才飞的小雀。怕碾着,我车速极慢。它们跳跃着,从一块田扑棱到另一块田,像春日里密密匝匝迁徙的小蛙。我曾在这条路边的丛林间,几次破坏捕鸟人的丝网,解救过被困的小雀。这里面,有没有当年我放生的小雀的后代呢?

忽想起那首《黄雀行》:拔剑捎罗网,黄雀得飞飞。飞飞摩苍天,来下谢少年。而我真希望有一片干净的天空,供雀儿快乐成长,长成一只只虽卑微却又不乏心性的麻雀。作为一个物种,与人类平等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。

我高中还未毕业,曾祖母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。先是没法搬着小马扎出来,只能躺在床上。但她每天都在算日子,问爷爷,今天星期几?我什么时候回来。我每次回去,第一件事先去看曾祖母,给她糖。她笑着说,呀,我不动糖了。再往后,她慢慢没了知觉,我回去就把她的手掰开,把糖放进去,她不说话,有时握紧我的手,有时眼角会淌下几滴泪。

爷爷挨个通知亲戚时,我们围在曾祖母身旁。曾祖母已没了声息,她把拳头攥得紧紧的,这是她握得最严实的一次。我把拳头掰开,里面是我上次给她的一颗糖。

其实,我猜到了那是一颗糖。但在打开的那一

瞬间,还是止不住地歇斯底里。这一次,我和曾祖母没有完成交换,她把那颗糖还给了我。我也记住了那个永恒的瞬间,亲情是一颗睡着了糖,它给我们带来的是甜蜜、是等待、是豁达、是念想。在故乡的梦里,它时而散发出诱人的纯粹,又时而缔结着无尽的遗憾。我试图把这个噩耗告诉来福,来福似乎已经知道了,我没有喂它吃糖,它把狭长的脸伸过来和我蹭了蹭。

走出去,原野上一只候鸟正缓缓飞过。

七夕会

三十四年前的一天,父亲为准备母亲即将到来的六十岁生日,对我随意地说了一句:“如果有一幅画就好了。”父亲看似随意,实为婉转的嘱托,我记在了心里。随后不久,一次在桐乡君匋艺术院参观,得到了院长钱君匋先生的热情款待,他陪我们一起观赏了展品,还特地安排我们进入藏品库房,近距离观看由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、小心翼翼地展开的一幅幅沈周、徐文长、八大山人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珍贵字画印章的真迹。那时钱老虽已是耄耋之年,但精神矍铄,待人谦和,蓦然间我想到了父亲的嘱托。

母亲的祝寿图

周进琪
母亲六十大寿那天,我将裱好的祝寿图,挂在家中醒目位置,吉祥祝福的红牡丹,增添了喜庆圆满的气氛。母亲虽不懂画,但她说,看着蓬勃盛开的牡丹,生机盎然的花蕾,有幸福美满、子孙绵



夜光杯

雅玩